

十餘人。極一時之盛。評曰。天下事。有非勢力。可以致。而至者。雖以皇帝之尊。不能至於塗乞。魏某。乃能使閩士。一致歡迎者。斯何故歟。杜業。爾盤據福建船政局。幾八年。以政府之力。去一法人。殆如臧山。魏受任才逾月。揮手却之矣。其於張國權。裨益船政大局。爲何如也。崇善。妹才一疏。劾罷。時非清明。冠履倒置。亦固其所。魏苟欲於桑梓。有所盡力。雖以匹夫之微。亦足以左右鄉國。世蓋有三公六卿。而唯唯伴食者矣。則安見失敗不猶愈於成功。邪。羣望所屬。魏對斯會。其負責任多矣。各省薦紳。亦必有聞其事。而興起者。特不審彼。賣鏹之龔銘義。其視此舉之感情。又奚如也。

又聞之閩友云。方吾國遣士。旅學之始。自閩船政局往者。以嚴復。陳鶴亭。薩鼎銘。陳季同。并魏五人。所成就爲最著。五人者。其一已死。存者皆落落寡合。又不免沈湎時尚。云烏乎。何其衰也。學之非其用行之。不以道。雖以尼父之聖。猶不能行於列國。况實如魏氏者乎。魏秉受絕學。乘長風。破浪而歸也。其必有乘時立業之心矣。旣而一尼于杜業爾。再沮于崇善。向所蓄積。委棄榛莽。吾知其心中。宜抑鬱無聊。不平。抑因此自致於樂天知命之學。去之惟恐或流。遂長此逍遙。閑放以終也。士君子。貴自樹立。不得于人。則求諸己。魏負有絕世之殊材。苟有建白。安知左右之之。必無其人。通州張氏。委身商業。所舉墾務。漁業之屬。要皆有大利于吾國。張材學。資格固皆出魏氏下。而猶有所盡力。然則魏今日。感於閩人歡迎之初意。又重以吾黨殷殷之所屬望。其自抱負。更宜何如也。天下多故。一得之士。皆出所長。以自衛吾國。魏君其亦聞風而興起乎。

湖南之官社會

湖南之官社會最奇。前有陳寶箴。後有俞廉三。前有趙爾巽。後有陸元鼎。一時通一時閉。奇矣。

趙在湘以整頓學務爲己任。每視學必有演說。無事時亦蒞止焉。而陸則尙未知學堂與學務處之區別。趙在湘知湘省

時評

五十四

八月

為將來四戰地。謀設槍砲局。謀改兵制。其事雖未成。其心實以之。而陸則曰湖南不如清江好。種種乖異。如南北極焉。數年以內。湖南之官社會。一起一落。一往一復。乃如是其離奇也。

吾因有感于今日之地方自治問題。實為整頓將來中國內政之第一要件。官不足恃也。特官猶恃政府無家人父子之情。感無土地財產之留戀。貿貿而來。陽陽而去。其於地方歷史與其習慣。無一日二日之研究。服官數年。捲其所有而去。耳。藉曰能久任矣。任之久者十年而止。二十年而止。若地方之事果能以十年二十年而止乎。故以十年二十年而猶未止之事。必當付之于十年二十年而猶未止之人。地方治矣。何患乎中央。

廣東商務局挽回船捐

廣東船捐一案。牽動大局。前因有多數商人紛紛赴商務總局請羅雨三觀察。代陳當道。邀准撤辦。觀察徑謁撫帥。盡將纏繞下情。披瀝上訴。撫帥果為動容。遂於當夜傳首府陳太尊至署。面諭一切。囑其立刻出示。先將該捐商斥革。隨以好言開導。解散各船戶。陳太尊奉命後。仍偕同各官。前往彈壓。出示照辦云。按商務局之設。原以宣上意達下情。其統一聯合之機關。非常尊重。而恰有羅觀察總辦之。以本邦耆宿回鑪中流。正合古人鄉官之遺。吾固知其對於邦族之愛情。是必比他人優厚。是以於其構造之始。已不禁香花招而醴醴祝。所信用於該局者。既重所實。望於該局者。尤奢而猶不意其開幕崇朝。登臺初見。果然出現如是之莊嚴法相。令人歌泣。舞蹈於神劇。快劇。奇劇。壯劇。殆足引為驛頭之一絕。大紀念。觀者吁將茲以往。益涿厲益發明。夫吾民幸福之進步。豈尚有涯哉。抑吾又聞之。去歲出洋米石之案。其風潮之澎湃。不亞於今。卒亦得觀察之一言以為定。其時觀察適以閱操差竣返國。便道假歸。偶參謁於雲帥。雲帥詢及輿誦。觀察遂乘間進言曰。帥之初來。物望隆重。自有准米出洋之事。而民間頗有違言。矣。帥聆其詞。方未畢。忽肅然起曰。吾本為民而